

六

書



校過

戒訟說

嘗讀古人戒賭十條一曰壞心地二曰耗貨財三曰  
誤正事四曰傷天倫五曰致疾病六曰結怨毒七曰  
生事變八曰損品望九曰召侮辱十曰失家教好訐  
訟者亦然大抵好訟者不論理之曲直徒欲以氣壓  
人以智勝人不勝則忿心愈熾投訟師造機關顛倒  
是非以求必勝此訟之足以壞心地事無論大小一  
經官府茶坊酒肆離他不得親友顧問慢他不得胥  
役卑隸少他不得此訟之足以耗貨財士農工商各



有正務苟涉於訟身不自主廢時失業卽有不容已之事亦因以停擱此訟之足以誤正事父子兄弟夫妻天親至愛或意見不合而相責備或錢財費多而相怨尤或事涉牽纏而株連坐累此訟之足以傷天倫思慮傷心忿怒傷肝飢渴傷脾憂鬱傷肺驚恐傷腎走傷血立傷骨多言傷氣種種受傷一時叢集此訟之足以致疾病諺云冤家宜解不宜結不訟則冤怨猶或可解訟則親情友誼頃刻頓忘彼此報復無有窮已此訟之足以結怨毒公門出入之人大都好

生事端幸我有事可以漁利或暗中搬唆或乘機挑撥往往事中生事此訟之足以生事變人無品望者更厯訟事彌增狡猾所不待言卽平時方言知行一至訐訟以非爲是以曲爲直投訟師造機關所不屑與言者與之言所不屑與交者與之交此訟之足以損品望官府廉明白無枉斷而終訟必凶嘗見好訟人受呵叱受笞杖受罰贖甚而受胥皂之輩惡言相加意氣凌逼至極不堪試設身處其地則知氣死不要告狀眞名言也此訟之足以召侮辱善教家者曰

告



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既好訟則居心刻薄不仁也事理失宜不義也挾怨忿爭非禮也傾資破產非智也欺詐百出非信也家人婦子之見聞無非惡習而欲其內外和順不至悖常而亂德決無是事此訟之足以失家教凡此十者賭固有之訟亦必然故此類而爲之說

汪輝祖曰諺云衙門六房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墨也一詞准理差役到家則有饌贈之資探信入城則有舟車之費及示審有

臧  
貝臧

期而訟師詞證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取給於具呈之人或審期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差房隨規名目不一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之臧又無論已余嘗謂作幕者於斬絞流徒重罪無不加意檢點其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民有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須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借售不七八年而無以爲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後而致貧之故實在准詞之初故



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  
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多人何妨摘喚  
干證分別自可摘芟少喚一人即少累一人堂上  
一點硃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  
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

為心涉

非相篇

荀况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  
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  
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  
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  
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  
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  
謂凶故長短小太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  
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



尼長子弓短昔者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

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



燦爛

月

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東平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袁枚隨園隨筆相術最古左氏穀也豐下一語為相法權輿荀子非之歷言堯長舜短禹跳湯偏以駁之余嘗笑荀子必醜王充所謂天晏賜者夜星燦爛人性文者掌文藻炳亦至理也然聖狂吉凶亦多無定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李後主亦重瞳劉

備手垂過膝而興蜀王衍手垂過膝而敗北史之劉元進南齊之王元初皆手垂過膝而謀反伏誅王莽時甄尋手文有天子二字被誅晉陳寶女有文在其足曰為天子母四字炙之愈明卒不驗和女足下有七星自稱當母天下卒被誅南史庾夔相貌魁悟人稱當為方伯而卒以餓死褚蘊而角尖危縱理入口而衣祿頗豐其有驗而不驗者薄姬在魏王豹宮中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心喜背漢反而不知姬投漢宮乃生文帝唐李錡據潤

誅王面



州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乃納爲妾  
不知敗後投于掖庭得幸憲宗竟生宣宗李守正  
爲河中節度使相者聞其子婦符氏聲曰此天下  
之母也守正喜遂以反誅而不知符氏乃柴世宗  
皇后也豈姑布子卿之術又未可以皮相耶

答莊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袁枚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大不  
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聖於孔子乎  
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卽知其不可  
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  
時臯夔隆貴人不言其命達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  
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嘆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  
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臯夔理宜顯貴理宜平善



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如何也世人村氓望媪尼屯已極偶一啼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并愈信葬禁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乍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也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

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卒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



古所稱知命者邾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雜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磨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氓太多不得已托九流雜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非畜之亦無所爲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恫喝鄉閭誣諉公事覷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衆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

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按過

元謝應芳辨惑編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不求有得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盜畊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

李翱命解

柳氏家訓曰董生有云弔者在



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真相晚年當以

術

此

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以此知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却掃篇 或問朱子曰數學如康節之說皆一定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大數可見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潘時舉問曰孟子之言命



校過

與今世俗之言命者正相反孟子謂知命者不立  
巖牆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在巖牆之  
下也不到壓死先生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  
看他如何來若先說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  
不妨卽是先指定一箇命如此便是紂說不有命  
在天相似

王棠知新錄唐太宗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呂才  
皆爲之序其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謂司馬  
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

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  
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  
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  
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  
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莫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  
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  
建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  
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  
何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



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竝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廷弱身合短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

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當祿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古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違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

終



# 背

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祖孝文皇帝大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命竝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于常禮躬爲天子

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并劉濬竝爲篡逆已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古者術數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子則鼠也蝠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豹龜卯則兔

# 無



巳 緯

狐貉辰則龍蝮巳則蛇蚓蛤蜊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狴申則猿猴狢酉則雞雉鳥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獮也蒿猪也陶隱居略引之而李淳風引詩諱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亦此意也今世只知十二支各屬一物及十二宮屬二十八宿之禽耳不知支屬三十六物相傳唐李虛中以生年日月之支干推算百不失一初不用時只用六字自宋竝時參合謂之八字虛中煉黃金求不死發疽以死真不知命者或云行運干五年

五

干

支五年干天支地豈有五年天五年地之理此說亦通五雜組謂明太祖時有與同命者欲殺之問何以爲生曰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答曰朕以十三布政司爲籠蜂乎厚賜遣之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大遷除軍校大責罰小遷轉小譴罰此又不知何故唐時吳融送策上人詩云昨來非有意今去亦無心闕下拋新院江南指舊林瓶添新澗綠笠卸晚峰陰八字如相許終辭尺組尋此八字定指推命者說則八



字二字在唐已然又不始起于宋也 人命八字  
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樣即分上四刻下四刻  
亦只一百零三萬六千八百樣 張橫渠喜論命  
問康節曰可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  
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今蠶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可  
笑

談薈貨粉鄭氏子與蔡魯公同以丁亥正月五日  
亥時生魯公位極人臣而鄭子攜伎游金明池馬  
躍波中水浸而死

校注

校注  
校注

執事

野客叢書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  
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縮王燕皆處非常之地  
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  
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  
死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  
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  
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  
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  
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



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張望曰古之原命者合天與人先理而後氣今之言命者離人於天任氣而遺理嗚呼何其言之悖而不可訓也夫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自生民來幾千萬歲矣蔚之爲事功顯之爲德行古今益以日遠天地久而長存者天命常始人事常因人事常主天命常輔然而命不可以一日不治則理不可以一日或屈氣不可以一日使伸何以明其然也夫理猶君也

氣猶臣也君有聖庸臣有忠橫理得其衡則氣效順氣效順則氣輔其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則氣侵權氣侵權則理役於氣而天命亂是故有治命有亂命有命將亂而復治者有命將亂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不可復治者治命者何堯舜湯武之惠迪吉桀紂幽厲之從逆凶是也亂命者何羿得以篡夏秦得以代周咸陽之士無子遺長平之屍數十萬是也命將亂而復治者何孔子畏於匡圍於陳蔡是也命將亂而人治

校過



之者何焚廩可以下謨蓋可以出微服可以遠是也命亂而人治之者何少康之復夏光武之興漢是也命亂者而不可復治者何跖修而回天牛疾而鯉亡孔窮於魯孟老於鄒是也夫前古天人之際如此其大較也故曰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理與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吾以是嘆聖人之立身也聖人之事天也奉天之治違天之亂不奉天之亂違天之治奉天之治而得福爲恒違天之亂而得福亦爲恒而有時皆爽焉聖人不懼奉天

之亂而得禍爲恒違天之治而得禍亦爲恒而有時皆爽焉聖人不爲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子思子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



自內者盡人以符於天自外者進天而退乎人夫  
乃真知天命矣今也不然庸庸以自好沓沓以爲  
事愚者昏弱而不進黠者貪汙以自賊雖闢其愚  
懲其黠不憚告之以人理彼且曰有命焉有命焉  
則離人於天者矣任氣而遺理者矣離人於天曾  
有事乎哉任氣而遺理不謂之亂命可乎哉惟昔  
聖人知生死之故也審然莫知生之時莫知死之  
日及乎事已至而效故違然後歸之於天而已不  
與非徒釋衆疑以堅爲善而已抑誠氣之加乎其

理者無可如何耳未有忽其事而任其命者也有  
人於此苟焉息其事而棄其生不能衣食而凍餓  
且死豈命乎如曰命也前乎死者將責其惰與抑  
逆料其死而姑不責與設早自奮以有衣食而不  
凍且餓將憫其勤與抑逆料其不死而不用吾憫  
與於多行不義以取辜改而免者何以異是嗚呼  
其可謂不思也已其亦異於聖人也已其真不知  
命也已

全祖望曰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

命也



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稽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

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梨洲調停之曰支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善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



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  
變星翁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  
固不足信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券枉矢  
如周赧曹髦之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  
言之則卽俄頃亦天之八柄也梨洲之言欲通兩  
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調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  
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而不在乎支干甲  
子之間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顧理不能不乘  
氣以行氣凝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猶

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止之  
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  
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  
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  
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  
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  
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  
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  
耄昏聩之顛倒而聖賢而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



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強之温飽之則皆命也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而以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而其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時亦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回而天跖而壽同若劣於跖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夷齊若屈於景公矣文謝而死畱王而顯文謝若拙於畱王矣此一時之禍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

目

然華袞斧鉞施於葢棺以後此一定之禍福也彼據目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冰山者而以是爲天之八柄淺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區區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歷者有覬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卽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黎洲之言天也



對

固其談命也支

袁枚隨園隨筆古人但用支干月日而不用時呂氏祿命篇李虛中算法俱不用時亦本洪範篇周禮馮相氏之例耳史記孤虛之術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徐陵集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小弁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辰者六物之吉凶左氏晉侯問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服虔以爲歲星之辰在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蔡邕九惟曰天之生我星宿直貧六極之元

獨遭斯勤此皆今日算命合五星之始也臨孝恭有祿命書陶貞白有三命抄略鄭富公避申酉祿絕之運而六十致政王安石避午上祿敗之運而五十六致仕蘇子容避丙戌火庫祿衰而七十致仕蓋惑于是說賢者不免呂才駁云始皇法無奴婢而得天下魯莊法當醜陋而美貌多才長平坑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貴士未必皆逢六合宋費補之梁溪漫志駁云一時生一人一日只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只生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



計之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人亦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命而已今一郡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多矣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哉文文山贈未斗南序亦云命只五十一萬而四柱盡矣蓋亦不信推算之說也樵書云草木瓦礫皆有一定之命有槐子落地出芽日者算之當如王者受萬人禮拜壽至千年而終後果塑爲佛像香火甚盛至期被焚又洛陽李叟與明太祖同八字帝召見問何業曰老民養密蜂十三窠以

之度日太祖曰此似我食十三省布政司稅也此亦附會之說余意大撓作甲子原不過標題名數甲乙子丑猶云一二三四也並無意義有何生剋配合之說或曰人亦無姓名今派之姓某名某則呼之卽應支干水火理亦宜然余駁之曰人靈物也故呼之卽應若草木禽獸派以姓名不能呼之卽應也況支干之本屬虛無者乎韓昌黎作李虛中墓志極言其推人年壽了無一失何以不知己身之壽命而服金石以速死也王荆公汴說一篇



寫盡貴人好算命之陋宋金華祿命論一篇亦言之最詳楊慈湖譏真西山云希元有志聖賢而好算命終竟名利之心未斷如何入道宋洪彥升奏禁天下士大夫談命佞佛劾郭天信以談命進用金世宗大定三年詔三品以上除嫁娶修造安葬外不許推算相命違者革職徒三年其時防禦使使曹貴李芳俱以妄談命陷罪漢書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注云逸書也言王者先立算

數以命百事也今以星士推年庚為算命悞矣算命之書以寅午戌三月為無羊之月以宋制官員子此三月例減祿料故曰無羊

王士正池北偶談陸象山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辰推貴賤貧富天壽禍福甚詳乃獨畧于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福壽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天禍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于智愚賢不肖



而必歸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何耶沙隨程氏云  
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  
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  
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二說可互證  
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  
東京鄭粉兒子干支盡同猗覺寮雜記韓莊敏與  
吳冲卿王禹玉同諸天祿山人卦肆莊敏先云己  
未七月初九日寅時生禹玉午時生天祿皆云極  
貴後俱宰相能改齋漫錄載曾布八字乙亥丁亥

詣

同

辛亥己亥與章惇同乙亥生章戲呼曾為四亥公

又蕭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

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

時生布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

卒先後才一日京與祖某父準皆以七月二十一

日卒三世同忌日見老學庵筆記 富文忠公以

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蘇子容以庚申二月二

十二日巳時生王正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

生季公擇孫莘老相善公擇卒以元祐五年二月

李

申



閱

二日莘老以三日先後才一日俱見吳曾漫錄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值日

辰支干衰勝王相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宜於

自己禍福尤精可安之也乃燒水銀為黃金冀不

死卒不免於發疽豈靈於人不靈於己耶虛中命

術不用生時今之閱命者乃并與時參考宜其尤

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其未死時就傳

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 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

唐尙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臣本命納音在金

輿

閱

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剋金臣將死之果然

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思占熒惑犯輿

鬼則天問之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丞相

王及善卒 若呂才則不取五姓納音

顧炎武日知錄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

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

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

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

言年月日不及時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



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  
見謝肇淛五雜俎 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庶尹 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

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桓公六年 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

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

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

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

為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日晝日日

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日會朝日昃之方中日昏

曰夕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

曰朝時曰日中日夕時曰雞初鳴曰且日質明曰

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曰日逮日

見於禮爾雅疏日入後 二刻半為昏曰雞鳴曰日中日晝曰日

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

鼂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

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

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日平陽侯窋見相國

產註事日舖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

日

日



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日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日明入山不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日<sub>是也</sub>周禮司寤氏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公羊傳定八年至平日若時而出穀梁傳莊七年失變而錄其時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則夜中矣

不詳於是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過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沈氏曰通鑑注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左暄曰按漢儀凡中官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徹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而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秦時已以率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



行囂諱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  
內發是更之有點亦由來久矣 漢書西域傳杜

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  
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  
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  
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  
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  
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  
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鍾  
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

鍾

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  
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  
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  
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  
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  
節卒于丑而下文卻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  
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  
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  
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棊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



者

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已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

此考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

凱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

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

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

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

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沈氏曰格論十二下有時

法末

字

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考之史記以下無

日至食食至日昃日昃至舖舖至下舖下舖至日

入沈氏曰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己未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注

日日加申為晡中晡正申時也申未為下晡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素問

藏氣注時論有日夜半日平旦日日出日日中日

日昃日下舖王冰注以日昃為土王下晡為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

謂丑辰未戊四時也吳越春秋有日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

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

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

日



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爲  
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  
時賜陳漬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  
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日至食時兵降  
畧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  
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  
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  
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  
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

# 春 晡

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  
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  
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  
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烏次是謂小遷至于悲  
谷是謂晡時迥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  
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  
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渝于蒙谷是謂定昏  
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而下楚丘以爲十  
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

楊氏曰今



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 素問中有言歲亦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為乎

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偽撰入之也 楊氏曰此又抑

古書以從已說未免陋也 一曰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日

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

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

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

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北置一

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

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

上

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宋王達蠡海集言百

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其得六千分散於

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

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

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

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

刻 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神光竝見燭耀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鳳集長樂宮東

闕樹上飛下止 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

地留十餘刻 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

共



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

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汪氏曰昭

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為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

跌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為

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

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為日梁武以

九十六刻為日錢氏曰今法以是知每辰得八刻

山下

曰

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

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

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

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

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

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

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

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



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  
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爲雜唱唱絕擊一十五  
鼓爲時正

洪亮吉曰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  
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  
猶釋老造輪迴果報之說豈果有輪迴果報乎曰  
無有也輪迴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  
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  
猶人身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

內蟣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  
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  
滅于緣督縫衽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  
有滌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  
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  
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  
大而蟣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  
亦人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縠之  
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



吾鄉有蠶

底

得謂居于紈綺白縠者蠶蟲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蠶蟲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蠶蟲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蠶蟲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蠶蟲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

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卽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姜宸英曰京師者士大夫之所集而名利之場四方宦游者挾卷冊操技藝皆聚而角材於其中得則聲價驟起不得則匍匐歸耳董君者以星學自西浙來游諸指紳間言某某當貴賤某當遷遷某官以某月某日某當罷或受譴責率刻期取驗其近者以旦夕遠者或數年保抱嬰孩或不啻數十



年後則執其近者以取驗於其遠者亦若責左券  
可待故諸貴人爭傳客之不數月挈千金歸其術  
業精取償博享之無愧也人曰董君佳士寧屑屑  
爲此無亦借是以翫弄公卿嘲笑豪傑如東方生  
者耶然以君之道觀之則京師士大夫之風尚可  
知矣

姚瑩寸陰叢錄墨子有非命篇班固推其本意曰  
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言儒者執有命而  
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

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之善惡余按墨子  
之言原非無理但見止一隅耳夫命理精微天道  
元遠本非一端可盡如人之天壽貧富貴賤各有  
其數若於其始生卽有造物者命之而無關於人  
事則人將不必修德積善矣國家開創若於其造  
邦卽定其祚之修短則治亂皆不以人爲而亂臣  
賊子皆受命而生矣又何必講求治道勤理民事  
乎 康輶紀行風角書云陽主生故天干有合陰  
主殺故地支有衝此古說也今世所傳星命六壬



占卜諸書天干五合地支六衝皆祖古說而地支則又有三合之說以地支六情變爲四局申子配辰爲水局寅午配戌爲火局亥卯配未爲木局巳酉配丑爲金局分寄辰戌丑未于四局蓋有二義一以土旺于四季一以木水金火四行必有所附以成形猶萬物之歸附于土也故以辰戌丑未爲四庫又謂之四墓皆收藏之義言四行之歸皆於此也其言十干五行各有生死衰旺之義此非術士所能造其必出於古說可知惜未得其所本也

惟地形家以廉貞爲火與此寅午爲廉貞之義合而以貪狼爲木與此申子爲貪狼者又異至若文曲水武曲金巨門土破軍土等說則又本之奇門太乙與此風角所謂六情者迥不同矣卽六壬星命諸書亦未有言此六情者豈各有所祖耶抑未之知耶漢藝文志有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在五行家





上三金



卷一